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三十五回 巧聯姻田英遇救 暗排陣孫臏調兵

卻說章元炮響出城，勒馬看見一員小將，銀盔緞甲、白馬長槍，渾身掛素，他便大喝道：「我乃始皇駕下官封天下招討都督兵馬大元帥章總戎之子，章元是也。你賊莫非就是田英麼？」田英大怒：「好賊子，既知我威名，敢出拒敵，怎肯饒你。」言畢，雙手提槍就刺。章元見勢猛，連忙掄刀招架，各逞英雄。戰有十餘合，章元力乏，兩膀酸麻，拖刀敗走。田英緊緊追趕，暗想：「我雖然連勝幾陣，只未拿個活的，方才拿住王翳，誰知扭斷了甲條，又被脫了。這小賊料難出我手，必拿個活的獻功。」想定主意，打馬加鞭，一氣趕上。這兩馬首尾相連，人挨馬湊，田英大喝道：「你這小賊那裡走。」伸出拿雲手，揣住甲條，把章元提過馬來，橫槍在鞍轡上。章元使一個鯉魚打挺，往下一蹲，田英大怒：「好滑賊，你還想逃走。」雙手舉來，做個金雞獨立，鳳凰展翅，頭在下，咕咚一聲，落下塵埃，死於非命。敗兵飛報中軍，章邯聞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哭奏始皇。始皇眼望金子陵道：「國師勸孤攻臨淄，料無雄將。誰知田英驍勇連勝數陣，這事如何？」子陵奏道：「龍意萬安，田英不過是金雞啄粟，撞了一口。待貧道出去與他會一會面，定然擒來。」始皇搖首道：「國師去不得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不知己，不知彼，一戰一敗。盧煥、魏豹、甘茂、王翳、章元幾人本領，難道不如你，尚敗在小子之手，國師有何本領，與他對敵。」子陵道：「貧道雖不知人，有海潮臨時傳幾件祛寶，今日出戰，馬到成功。」始皇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准你行罷，須要小心。」子陵領旨下帳，提杖上鹿，炮響出營，那南奉王正在陣前叫陣，望見一個道士，提杖騎鹿而來，遂大喝道：「莫非金子陵麼？你這玄門到此何干？」子陵笑道：「貧道來出陣，道你是天上有地下無的好漢，不知見面原來是乳臭未乾的孩童，有多少本領，連勝數將，仍然耀武揚威，你今若知道我的利害，早下馬受縛，免你一死，不然目下死在無地之處。」田英聞言，氣得屍神暴跳道：「好妖道，怎發狂言，休誇口，看我取你的狗命。」雙手提槍，照心便刺。子陵用杖急架，鹿馬往來，槍杖並舉，猶如龍爭虎鬥，戰二三十合。子陵氣喘吁吁，難以招架，虛打一杖，敗下去了。田英大怒：「好牛鼻子道人，你那裡走。」一催馬，緊緊追趕。子陵聽得鈴聲響，知是趕來，將腿壓下杖，忙在懷中取一件寶物，乃海潮聖人崑崙山練的五塊石，按金木水火土分青黃赤白黑五色，取正鬥之氣，變化點成，名為五彩神石。一祭起，就見煙霧漫漫，可迷敵將，又善能播土揚塵；赤可生烈焰，黑可發狂風，止有這白，可打得殺人，百發百中。此海潮聖人的至寶，在易州未曾施展，暗傳與金子陵。子陵見田英趕來，相離不遠，心中歡喜，即取一塊白石，托在掌中，口念真言，回手一石發將出來，猶如一片白雪。那田英只管追趕，只見白雲風捲而來，中間藏著一塊雞蛋大小的神石，分外明亮，竟奔門面而來，只嚇得面目失色，把頭一低，在後背心過去。這白石利害不過，莫說田英，就是銅鑄金剛，鐵打羅漢，也打得稀爛了。

田英是小耗神臨凡，不該喪命，只把頭一低，其石在背脊梁上略撞一擦，聽得響亮一聲，打得後心鏡紛紛，碎甲齊飛，在馬上亂晃，抱鞍吐血而逃。子陵用石打敗田英，催鹿就趕。

袁剛、獨孤蛟二將，遠遠望見南奉王帶傷大敗，忙催馬殺一陣，天色漸曉，兩下收軍。袁剛二將見南奉王不知去向，急退兵回城，將戰情一一奏知襄王。那金子陵回營，慶功不忙。

且說田英，被神石疼痛難當，昏迷不醒，伏於鞍轡上，勒馬抽鞭敗走。不知不覺，進了一座村莊。名為臥龍村，有十餘家，有一座大門府第，有馬台，是公侯之宅所。只門庭冷落，不見一人。那馬見了，就立住不走，只管嘶叫，只見門裡走出一個丫頭，看見說道：「是誰家一匹白馬進門而來。」往前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大叫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，快關門。」小姐聞言大驚道：「你這丫頭，為何這等忙迫，什麼不好？」丫頭喘息定道：「小姐，嚇死賤婢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有何奇怪，唬得這樣？」丫頭稟道：「外面不知誰家馬，闖入我門來。」小姐道：「好蠢東西，馬也未見過。」丫頭說：「馬馱一個死屍，銀盔銀甲，手內擎槍，口中流血，伏在鞍轡上，似是著傷將軍。馱到我家門，你言可怕不可怕？」小姐聞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曾記在高山時，拜別聖母，再三吩咐，今年今日，有帶傷幼主，奔到我家，與他結下五百年姻緣。細想起來，事非偶然，待我親去一看，便知明白。」想罷，問丫頭：「果然馱死人麼？」丫頭道：「是死人。」小姐點頭道：「快拿燭到大門去，待我前去看。」丫頭道：「一個死人，滿身是血，什麼好看？」小姐道：「不必怕，你們八個丫頭，都隨我去。」各人俱不敢違，即命丫頭點起燈籠，當前引路。

小姐擺動金蓮，眾丫頭隨後，過了前堂，至大門口。只見那馬嘶叫三聲，丫頭指道：「這不是馬？」小姐舉步上前，叫丫頭舉起燈籠：「待我看分明，係何等之人？」丫頭即將燈籠舉起照耀，小姐定睛細看。只見一員小將，銀盔銀甲，渾身帶素，口中流血，緊閉雙目，堂堂一表人材，伏在鞍轡上。心中暗喜，遂叫秋香、臘梅二丫頭：「一個勒住馬，一個把他的戰槍頭摘下，待我細看。」兩個丫頭被他嚇得膽裂心寒，秋香不敢道：「臘梅你膽大，可受得他嚇，我受不起。」臘梅道：「我且試個滋味，你去抱住馬。」秋香上前把嚼環帶住，臘梅膽壯，伸手去把銀槍摘下，遞與小姐道：「此根銀槍十分沉重。」小姐接得，燭光細看，果然白銀槍，槍桿上刻著七個細字「南奉王田英之槍。」看罷，心中暗喜：「前日聖母之言，並非虛謬。今日不救，還等誰人？是了，丫頭與我把馬上將軍抬下來。」丫環道：「一個死人，捨下做什麼？」小姐道：「此人是誰，乃當今王叔魯王之世子田英，身上著傷，皆天心使然也。今隨馬來我家乃臣子之女，吾君王之叔，臣不救君，罪皆滅族。快抬下，自有道理。」丫頭道：「金枝玉葉，陣上帶傷，小將若是救得活就好。若是不活，這干係非小。」小姐怒道：「賤婢都是討打，吩咐抬，你又說許多話。」小姐要打。丫頭著急道：「不用怒，我抬就是。」一齊上來，把南奉王就抬下了徵騎，放在地上。小姐道：「你們八個之中，只是臘梅、春蓮、秋香、春梅四個有些力氣，你們四個把殿下抬起來，兩個拿燈籠，一個拉馬、一個拿槍，跟我進去。」春梅道：「一個死人，往內扛到家裡，不如抬到後花園空地掩埋。」秋香道：「拼著我氣力，由他叫抬那裡？」臘梅道：「大家不要多口，快抬罷。」一齊動手，抬頭扛腳，拉馬托槍，一直抬至內庭。

丫環看罷，齊笑：「小姐，看了姑爺，叫抬進內裡。」小姐怒道：「休要胡言，快與我輕輕放下，扛至床上，把盔甲戰袍卸，伏著脊梁朝上，用紅絨被蓋好，不可驚叫。夏蓮，請上夫人來。」不一時，夫人來了。小姐迎坐，便把聖母之言、所吩咐如此如此，所以即令將屍抬至內庭安置床上的話告知。夫人道：「雖則聖母之言應驗，但不知若何。倘有不測，其禍不小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看過，便知分明。」說罷，步至床前，輕輕揭開被，細細觀了，只見背脊上有口碗大傷痕，青紅紫綠，腫起一二寸高。便道：「傷雖重，孩兒醫治，即可痊癒。」吩咐春梅，要一碗陰陽水來。不一時將水捧來，遂取聖母所贈之胡蘆，揭開取出丹藥，一九紅，一九白，小姐先取白的，用陰陽水開化，搽在傷痕之處。紅的用水化開，把人扶起，撬開牙關灌了。真是仙家妙用，頃刻間腫退紅消，傷痕痊癒。吃下藥，三關通泰，七竅流行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南奉王在床上翻身，大叫：「呵唷，好妖道，什麼邪術打孤一下。」夫人上前道：「千歲初癒，安靜歇息。不宜煩躁。」田英聞言，睜開眼一看，只見面前一群婦女，當中有一位年老的婦人。南奉王轉身爬起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可說個明白。孤記得臨陣對敵，被秦營妖道用邪法打傷，昏迷不醒，怎來至此間，此地何名，誰家府第？可說與吾知。」夫人道：「此處乃定陶縣臥龍村，臣夫李牧，官拜護國侯，不幸前喪在易州陣，遺下一女，名喚美容。」就把王爺伏在馬上闖至府中，如何安置，美容如何醫治，一一說知。

田英聽說：「小姐怎知孤被傷來至府中？」夫人道：「臣女自幼從金光聖母升仙洞學藝，因聖母見臣夫死，故打發下山，至囑今年某月某日叫臣女在家救駕。初猶不信，寶駕果然到此。臣女想聖母言詞，不顧嫌疑，將千歲用丹救治，今保全了貴體。」田英聞夫人之言，如夢初醒，忙起身欲行禮，拜謝小姐救命之恩。夫人連忙攔住道：「還有一言奉告，但容納可也。」田英道：「賢母女救命之恩，何有不依？」夫人道：「臣女蒙聖母吩咐，今年紅鸞照命待貴人。千歲若不嫌面貌醜，願侍巾櫛，未知千歲願意否？」田英道：「小姐活命之恩，報答無門，又蒙夫人過愛，敢不從命。」夫人大喜道：「今日正是吉日良辰。秉了花燭，然後跟千歲到臨淄報效如何？」田英道：「任從尊命。」夫人吩咐擺設喜筵，交懷合巹。眾丫頭暗笑：「好一個千金小姐，會揀姑爺，又

快便，又省事。」一宿洞房花燭，至次日天明早起，小姐與田英拜過天地，叩過夫人。夫人至銀安殿，把家將傳至跟前，吩咐道：「想去世公爺，命喪秦人。今日小姐與齊國殿下成夫婦，為國效力。一則報國之恩，二則拿了王翦與公爺報仇。眾家將快整器械鞍馬，三日之後，即便保護小姐前往臨淄相助。」各各預備去了，夫人轉入後堂。母女將分別，自有一番叮嚀細囑。不必細表。

且說秦皇升帳，子陵出班奏道：「貧道托吾主洪福，打敗田英，挫他銳氣。今日出陣，要襄王納降。」始皇大喜：「國師早早成功，朕之幸也。」子陵辭駕下帳，催鹿提杖，即令五百人馬，展旗放炮，一路衝出營來。有探馬報知，襄王聞言道：「今無良將，何以抵擋，懇亞父慈悲，略顯神通，退了秦兵，感大恩不淺。」孫臏道：「吾主龍心萬安，王叔田英，遇難成祥，不久便回。有貧道在此，那怕秦兵百萬。」正講未完，內侍跪奏：「娘娘上殿。」襄王離座，龔國母早上了殿。南郡王行禮。娘娘令各宮娥，扶持平身。襄王陪笑道：「梓童上殿為何事？」娘娘道：「臣妾在昭陽，聞知秦兵犯境，王叔陣亡，國家有刀兵之難，臣妾不敢坐視，情願臨陣殺退秦兵，與王叔報仇。」襄王道：「御妻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把秦兵看輕了。始皇發兵併吞六國，破了易水燕山，兵強將勇，況金子陵又妖法邪術，實難取勝。孤勸梓童，隱於深宮。國家用兵，無煩女將。」娘娘聞言道：「臣妾非不知行兵，前在龔家已教駕，又在陰魂陣顯露才能，不是臣妾誇口，那怕秦兵百萬，殺他片甲不留。如吾主不准，我情願死於階下，決不忍見秦兵。」襄王大驚道：「御妻切莫心急，孤與亞父自有計謀。」